









卷之六

南王之王之垣韓

男

百

其一

有人問其近光

臣天子及婦兄

人







穀詒彙卷之六



栢臺王之垣輯

滇南後學陶

珙訂

男

象乾較

男

以錫督梓

百警篇

其一

有人問明道先生曰。如何是道。先生曰。道在君

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間。他日又曰。嘗思君臣

父子夫婦兄弟朋友。有多少不盡分處。

明道語錄



程子是欲人於倫理上求道。凡學學此人倫而已。明此人倫。謂之大識。見行此人倫。謂之大德行。

其二

以忠孝遺子孫者。昌。景行錄

忠孝何如。人有言。以愛妻子之心事親。則無往不孝。以保富貴之心事君。則無往不忠。又曰。奉親甘旨。未足爲孝。克諧六親。孝之大也。



循常守官未足爲忠。引君當道。忠之盛也。

其三

御家以四教。勤儉恭恕。

文中子

福之興。要必本於家道之善。勤則有功。儉則足用。恭則不侮。恕則無怨。四者缺一不得。名門右族。莫不繇祖先勤儉恭恕以成之。莫不繇子孫怠頑奢傲以敗之。故教家者不可以恩廢義。



其四

凡子受父母之命。必籍記而佩之。時省而速行之。事畢則反命焉。或有不可行者。則和色柔聲。具是非而白之。苟執已見。雖所執皆是。猶爲不順之子。况未必是乎。

司馬溫公

百行之先。莫過於孝。孝至則衆福來臻。苟不順親。致親含忍。飲恨尚得爲人乎。故曰不得乎親。不可以爲人。不順乎親。不可以爲子。



其五

兄弟同受形於父母。其初只是一人之身。所謂骨肉至親也。人惟不明此理。故悖逆天性。生雖同胞。情如吳越。

省身  
集要

此自常人言之耳。楊公悼亡弟詩云。荆樹霜中老。鵲鴿原上寒。茱萸雖滿把。含淚不能看。詞意悲切。此所謂凡今之人。莫如兄弟也。

其六



凡卑幼事無大小。必稟白於家長。家長必謹守  
禮法。以御子弟。授之以事。而責其成功。財用量  
入爲出。稱家之有無。以給衣食。而莫不均裁省  
冗費。禁止奢華。常稍存贏餘。以備不虞。司馬溫公  
治家如治國。必要有紀綱。溫公家法備矣。人  
能行之。家可常保。

其七

父兄勞於官。子弟逸於家。一逸已過分。況乃專



奢華軒軒傲里閭。僕僕過形衙。不知禍所伏。  
謂勢可誇。勢亦有時歇。禍來或無涯。不如慎德。

業庶幾永無譁。

張簡肅公

世有愛子者。華衣美食。縱其逸樂。其隣人則  
不然。朝夕斥責。使之忍饑寒。以從師友。人不  
堪其苦。久之逸樂者。不辨菽麥。勤苦者爲世  
聞人。父兄宜何從。當知所審矣。

其八



惰農敗田。蕩子敗家。讒夫敗國。

薛文清公

敗田不過一歲之計耳。敗家敗國。害可勝言哉。故治家莫如教子。治國莫如去讒。

### 其九

士之立朝。要以正直忠厚爲本。正直則朝廷無過失。忠厚則天下無嗟怨。二者不可偏也。一於正直而不忠厚。則漸入於刺。一於忠厚而不正直。則流入於懦。汲黯正直所以聞。公孫弘之



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。武帝享國長久。其  
臣之賢。此一人而已。

羅豫章

先生嘗言士當愛君如愛父。愛國如愛家。愛  
民如愛子。三言平正切實。士君子能存此心。  
未有不忠厚正直者。昔人謂先生有德有言。  
猷猷不忘君。信然。

其十

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。不可有憂國之言。言



發於外。人以爲謗矣。謗則招禍。不可無濟物之志。不可有濟物之名。名彰於外。求之者衆矣。求衆則取怨。筆疇

忠君憂國。守之以慎。濟物澤民。守之以謙。庶乎免於世矣。

其十一

一命之士。苟存心於愛物。於人必有所濟。

明道語錄

古者視民饑溺。猶已饑溺。心誠求之。若保赤



子。今之牧民者。於地方水旱災沴。徭役錢糧。額外不得已之徵派。調停區處。使百姓陰受其賜。卽是存心愛物。有濟於民。古詩云。二月賣新絲。五月糶新穀。醫得眼前瘡。剗却心頭肉。我願君王心。化作光明燭。不照綺羅筵。偏照逃亾屋。

東坡云。鈎簾歸乳燕。穴窻出癡蠅。爲鼠常留飯。憐蛾不點燈。玩古詩及東坡語。仁民愛物。



之心。油然而生。

其十二

陸象山家於金谿。累世義居。一人年長者爲家  
長。家長會衆子弟。方晨。擊鼓三疊。子弟一人唱  
云。聽聽聽。勞我以生。天理定。若還懶惰。必饑寒。  
莫到饑寒。方怨命。虛空自有神明聽。又唱云。聽  
聽聽。衣食生身。天付定。酒肉貪多。損人壽。經營  
人。甚違天命。定定定。

鶴林  
玉露



家法嚴明。風化所關。爲家長者。正身以率子弟。興於禮義。免於饑寒。斯善矣。

其十三

近世有一士人。早失父母。依於叔父。產業俱叔父總理。叔有七子。一日叔謂姪曰。吾當與汝析居。姪曰。如何析產。叔曰。分之爲二。姪曰。誠不忍。諸兄弟共一分。當爲八分。叔固辭。姪曰。不可。遂作八分析之。纔十七歲。預薦入京。時同館者二



十餘輩。有術士徧視之曰。南宮高第。獨此少年。  
諸貢士咸斥術者曰。汝何謬耶。吾等皆太手筆。  
久歷場屋。豈不如一乳臭兒。術者曰。文章非我  
所知。但此少年。滿面陰德。必積善所致。及放榜。  
果獨名。餘皆不第。

應騷錄

產業外物也。叔侄兄弟骨肉也。重骨肉而輕  
外物。少年郎識見不凡。南宮高第。陰德之報。  
視產業所得孰多耶。世之輕骨肉爭產業者。



讀此可以深省。

其十四

吉水一豪家造樓。占踰其幾嫂孤姪地基。僅一  
間。弘治二年五月內。一夕忽大雷電風雨移樓。  
空其地以歸孤嫠。至曉視之。不失尺寸。鎖綴錄  
薄骨肉。被天譴。可爲欺孤凌寡之戒。

其十五

鄭叔通定夏氏爲婚。入太學。遂登第。旣歸。夏氏



女已啞。其伯姒欲別擇。叔通堅不可。曰。此女某  
若不娶。平生遂無所歸。況無恙定婚。因疾不娶。  
豈人情哉。後叔通官至朝奉大夫。夏氏生子貴。  
顯爲時聞人。

敎家  
要畧

此與劉廷式娶瞽女事同。廷式二子登第。叔  
通生子貴顯。陰德之報。天道昭然。

### 其十六

與賢於已者友。則日益。與不賢於已者友。則日



損。

大 凡 醇

賢於已者。有所觀磨。故日益。不賢於已者。無所規戒。故日損。

先人有言。所言者必皆道義之言。非道義之言。勿與言也。諾之而已矣。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。非道義之事。勿與行也。慎之而已矣。

其十七

漸漬之久。膠膝解堅。浸潤之至。骨肉乖析。

古今名喻



是非毀譽。古今不能無。聽言者勿輕信。處已者惟自修。毀譽之加。久之自明。古詩云。讒言謹莫聽。聽之禍殃結。君聽臣當誅。父聽子當決。夫妻聽之離。兄弟聽之別。朋友聽之疎。骨肉聽之絕。堂堂八尺軀。莫聽三寸舌。舌上有龍泉。殺人不見血。詞意明切。

其十八

心不清。無以見道。志不確。無以立功。

吳章  
廬



君子立身。寧爲明珠抵罪。不混羣沙衆艸。寧  
希江海天地。不甘污池溝壑。此豈心不清。志  
不確者。可能哉。

其十九

心可逸。形不可不勞。道可樂。心不可不憂。

省心  
雜言

形勞心憂者何。心憂則志銳。勞形則功成也。  
試思之。使學問無成。功業不建。與草木同腐  
朽。皆此逸樂爲之祟也。舜之孝。禹之功。皐陶



稷契之忠。孔孟之學。冠萬世。憂勤惕厲之心。可想。故曰。隕霜不殺。草物之災也。逸樂終身。非人之福也。

其二十

人生精神命脈。元是具足。但人東奔西驚。疲精竭神。而無所就。須是專心致志。若大鵬之圖南。扶搖萬里。誰得而禦之。

鄭東

人須學也。學須專也。百舍不休。千里可致。是



以古人不愛盈尺之璧。而惜徑寸之陰。否則  
年與時馳。遂成枯槁。家訓云。少年不努力。老  
大徒傷悲。

二十一

家若貧。不可因貧而廢學。家若富。不可因富而  
怠學。貧若勤學。可以立身。富勤學。名乃愈榮。晦菴  
勸學文多矣。文公以貧富皆不可廢學。勸人  
之惰於學者。無詞矣。



二十二

廬山之麓。有老儒杜了翁者。或勸之從陽明先生講道。了翁曰。吾聞聖人之道在論語。某於其中言忠信行篤敬六字。敏求之。四十餘年。未之有得。又惡乎講哉。或曰。道豈言行可盡耶。了翁曰。吾聞言行君子之樞機。榮辱之主也。又聞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。若外言行而講道。某不願聞也。他日陽明先生聞之。嘆曰。不可謂深。



山窮谷無人。

東谷贅言

陽明先生所云致良知。非是求之茫蕩無何有之鄉。正是致言之良知。所以忠信篤敬。處卽良知也。了翁之言相契合。所以先生曰。不可謂深山窮谷無人。了翁根基已厚。使從先生講學。當大有進步。爲時聞人。

二十三

西山先生問傳公景仁以作文之法。傳公云。長



袖善舞。多財善賈。子但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之。則蔚乎其春容。薰乎其蘭馥。有日矣。玉海

山谷有言。凡人胸中。久不用古今書澆灌。則塵俗生其間。照鏡則面目可憎。對人亦語言無味。誦山谷之言。讀書豈惟作文已哉。岳蒙泉曰。莫高匪天。書括其玄。莫厚匪地。書載其理。莫大匪道。書盡其要。惟不讀書。遂成頑愚。活養德性。變化氣質。惟書有功。惟讀斯力。勉



之勉之。開卷有益。<sup>6</sup>

二十四

人之容貌服飾。皆可矯強欺人。惟此心則不可欺。一有欺心。人誰信之。省心錄

柳下惠不私嫠婦。誰則見之。而人信焉。其素行不欺也。曹孟德分香賣履。誰不聞之。而人不信焉。其素行欺人也。是故君子務實勝。

二十五



趙清獻公。無一事不可以告天。司馬溫公。無一

事不可以告人。

省身  
集要

二公皆是不自欺其心。心惟不欺。故可以告天。可以告人。否則內愧多矣。

二十六

胡端敏公爲主事時。嘗自贊云。信而未孚者多言也。正而未諒者多戲也。周而若比者。好稱人之善也。恕而若刺者。多惡人之奸也。過有甚於



此石輕淺粗疎也。然則無一長可取歟。曰。瞞人  
事弗爲。害人之心弗存。有利於國之事。雖死  
不避。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。而前數者。氣質  
之偏。則予庶乎其有改也。卒不愧其言。吾學編  
誦端敏公之贊。果行不愧言。信爲端敏矣。

二十七

行善之人。如春園之草。不見其長。日有所增。行  
惡之人。如磨刀之石。不見其損。日有所虧。人倫要鑑



語云善機動處福先兆。惡貫盈時禍自臨。莊  
子曰。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。人得而誅之。爲  
不善於幽暗之中者。鬼得而誅之。

二十八

聖賢不能無過。人有過失。非其父母。孰肯誨責。  
非其契愛。孰肯諫諭。泛然相識。不過背竊議之

耳。

省約  
三書

小人無過。君子少過。聖人有過。無過者文過。



也。少過者寡過也。若蘧伯玉是也。有過者幸過也。若夫子所謂丘也幸。苟有過。人必知之。是也。人之處過異。所歸迴別。

二十九

倉扁神授。不能醫諱疾之人。周孔大聖。不能化

暴棄之子。

寧鳩子

諱疾者身亡。暴棄者其身雖存。其心已亡。如此之人。何不自省。



三十

人多耻於問人。假使今日問人。明日勝于人。有

何不可。

敎家  
畧要

虞帝好問。孔聖無常師。今日愚者不知問。自  
是者不肯問。此聖凡所以別也。

三十一

戒之戒之。

君子不以己之長。露人之短。天地間長短不齊。  
物之情也。必欲炫己之長。露人之短。跬步成讐。



矣。言人之短者。謂之種禍。筆疇

今人一相抵觸。忿謗蜩興。吠聲索影。以青蠅之穢。點清白之士。使之抱恨終身。豈惟結怨。更損陰德。

三十二

人之病。在乎好談其所長。筆疇

談其所長。不如養其所長。談其所長。則人忌之。養其所長。則人欽之。



三十三

言不中理。不如不言。稠人廣坐。一言之失。顏色之差。便是悔吝。景行錄

蔡虛齋曰。有道德者。必不多言。有信義者。必不多言。惟細人狂人。乃多言耳。吉人之詞寡。信夫。

三十四

莫因事變之來。便倉皇失措。先定己之心。心定



自有區處。

憬然錄

薛文清曰。應事最當熟思。緩處。熟思則得其情。緩處則得其當。古今藥石云。人好剛。吾以柔勝之。人用術。吾以誠感之。人使氣。吾以理屈之。如此則天下無難處之事。雖然。誠感可也。曰。勝曰屈。猶有挾心乎。人好剛。吾以柔。人使氣。吾以理。則幾矣。

龍舒居士曰。犯之不挾。觸之不怒。傷之不怨。



是謂折情。犯之觸之。傷之如空。反生憐憫。愚  
癡之心。是謂滅情。悟此理者。心地常淨。

三十五

韓持國曰。道家有三住。心住則氣住。氣住則神

住。程子曰。其要只在求放心。

明道語錄

心收則氣定而神凝。求放心尤爲確論。

三十六

謝子曰。吾嘗習忘以養生。程子曰。施之養生則



可於道有害。

明道語錄

程子以入道不可有成心。不可有忘心。成心則私。忘心則怠。勿忘勿助。此孟子所以接聖統也。

三十七

人身未嘗有疾也。疾之生必有致之之由。誠能預謹於飲食嗜欲之際。而慎察於喜怒哀樂之間。以固其元氣。而調其榮衛。使寒暑燥濕之毒。



不能奸其中。雖微藥石。固不害其爲生。

方遜志

未病當謹。已病當藥。不可諱疾忌醫。

### 三十八

人之壽命主乎精氣。猶燈之有油。魚之有水。油枯燈滅。水涸魚亡。奈何愚夫以苦爲樂。戀色亡身。豈知精竭。命亦難保。

道經

夫人自情竇旣開。或有少年中年而死於色者。皆不自愛惜者也。伊川以忘身徇欲爲耻。



雖至七十而筋力無損於盛年。世之沉溺者。如纖塵落水。片雪投湯。愚哉。

三十九

水之有源。其流必遠。木之有根。其葉必茂。屋之有基。其柱必正。人之有精。其命必長。

抱朴子

精能化氣。氣能化神。榮衛一身。莫大乎是。養生之士。先寶其精。精全則氣壯。神旺而身健。皮膚潤澤。耳目聰明。老當益壯。多欲者禪家。



謂之欲障。世人何苦不自愛惜。

四十

酒色使人志氣昏酣。傷生敗德。莫此爲甚。

薛文清公

傷生之事非一。而好色者必死。敗德之事非

一。而酗酒者爲最。予嘗盛暑。三遇友人。爲通

宵之飲。不三五年皆亾。酒能害人。暑爲甚哉。

又曾同二友人赴試。二友主娼家。不逾月。二

人吐血死。又一人娶娼爲妾。未幾時妻亾。身



亦亾。色能害人。娼尤甚哉。語云。粉面金剛。錦繡豺狼。甚言色之可畏也。程子曰。鋌劍利而娼優拙。此是教人斷欲。他日又曰。節嗜欲。定心氣。正是此念。

四十一

貪財者骨肉亦薄。貪色者晨起亦昏。寧鳩子

骨肉薄者離。晨起昏者斃。

四十二



積金以遺子孫。未必能守。積書以遺子孫。未必能讀。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。以爲子孫長久

之計。

司馬溫公

稽古竇燕山之還遺金。韓魏公之還婢妾。范純仁之麥舟助喪。朱承逸之煮粥濟貧。曹彬之誓不妄殺。史弼之平原無黨。孫叔敖之埋蛇。韋丹之放黿。或登顯位。或躋上壽。或子孫貴顯。歷歷不爽。蓋天之助人爲善也。至明至



周雖幽暗必照。雖細微不遺。畧無毫髮之差。細攷之。遠計之。自見。昔有龔醵者。問龍潭老人曰。近世善惡報應。頗覺爽差。豈其蒼蒼者。亦爾憤憤耶。龍潭指天而語之曰。此老雖不急性。却有記性。要其終而觀之可也。

四十三

盧坦爲河南尉時。杜黃裳爲尹。召坦曰。某家子與惡人遊。破產。盍察之。坦曰。凡居官廉。雖大臣



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。如子孫善  
守。是天富不道之家矣。不若恣其不道。以歸於  
人。裳驚其言。仕學規範  
坦之數語。可爲訓廉銘。

四十四

今人爲子孫計。謀奪人產業。日夕營營。無所不  
至。身沒未寒。讐家群起而報復。子孫反受其殃。

吁可戒哉。王陽明



人家田宅相連。不可有吞謀併得之意。或因  
貧轉售於我。必以平價實價買之。不可因其  
窮。遽減價賤售。語云。田是主人。人是客。自天  
地開闢以來。買者賣者。幾千百人。而傳至於  
我。竭智畢力。厚自封殖。我之子孫。能常守乎。

四十五

人家不宜隨事滿足。常有些不足便好。纔足便  
有意外之事。

胡文定



此循環常理。君子不可不安於義命。不可不大其胸襟。

四十六

孔子曰。中人之情。有餘則侈。不足則儉。無禁則淫。縱欲則敗。無度則失。

說苑

人侈淫之過。未有不至於縱欲無度者。與其貧饔以招辱。不若儉而守廉。放肆而遂欲。不若儉而安性。人生衣食財祿。皆有定數。若儉



約則可延壽。侈費無節。用盡則終。

四十七

東坡醉書俚語。有可採者。處貧賤易。耐富貴難。  
安勞苦易。安閒佚難。忍痛易。忍癢難。人能耐富  
貴。安閒佚。忍癢。真有道之士。則陽錄

狂歌放意。內隱禍機。履冰馭朽。終躋坦夷。

四十八

門高則驕心易生。族盛則爲人所嫉。懿行實才。



人未之信。少有疵累。衆皆指之。

柳屯田

謙卦六爻皆吉。欹器一滿必傾。履盛則盈。聖訓可爲炯戒。自昔賢俊豪傑。休光映世。崛起窮簷者多矣。無德而稱。雖世襲金貂。徒增梁鵠之誚。士在自立。豈必借資高華哉。故曰有貴人。無貴族。有賢人。無賢族。

四十九

飛鳥以山爲卑。而層巢其巔。魚鼈以淵爲淺。而



穿穴其中。然所以得之者餌也。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。則辱安從至乎。曾子

人之富貴。莫不有一定之命。然冒禮法而求之者。鮮得善終。則利名之爲餌也。上蔡先生曰。透得利名關。方是小歇處。朱文公曰。今人直會說廉義。做將來只是不廉不義。世之求利名者。可以鑒矣。

五十



君子愈富貴則愈謙冲。非欲保其富貴也。知富

貴無情之物。易爲孽也。

省身要集

以富較貧。景公千駟。不如顏子一瓢。以貴較  
賤。尹氏秉釣。不如嚴陵垂釣。道義重者。居貧  
賤而自樂。富貴何足恃哉。

五十一

羅竹谷著畏說曰。天子且有所畏。詩曰。我其夙  
夜。畏天之威。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。聖



人且有所畏。魯論曰畏天命。畏大人。畏聖人之  
言。訖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。苟內不畏父兄  
之言。外不畏師友之議。仰不畏天。俯不畏人。猖  
狂妄行。恣其所欲。吾懼其入於小人之歸也。獨

玉露

范文正公云。吾每夜就寢。計一日所爲之事。  
無復愧怍。則鼾睡熟寢。否則終夜不寐。富鄭  
公曰。守口如瓶。防意如城。前輩謹畏如此。豈



惟二公自昔名世事業。無不自兢兢一念中  
來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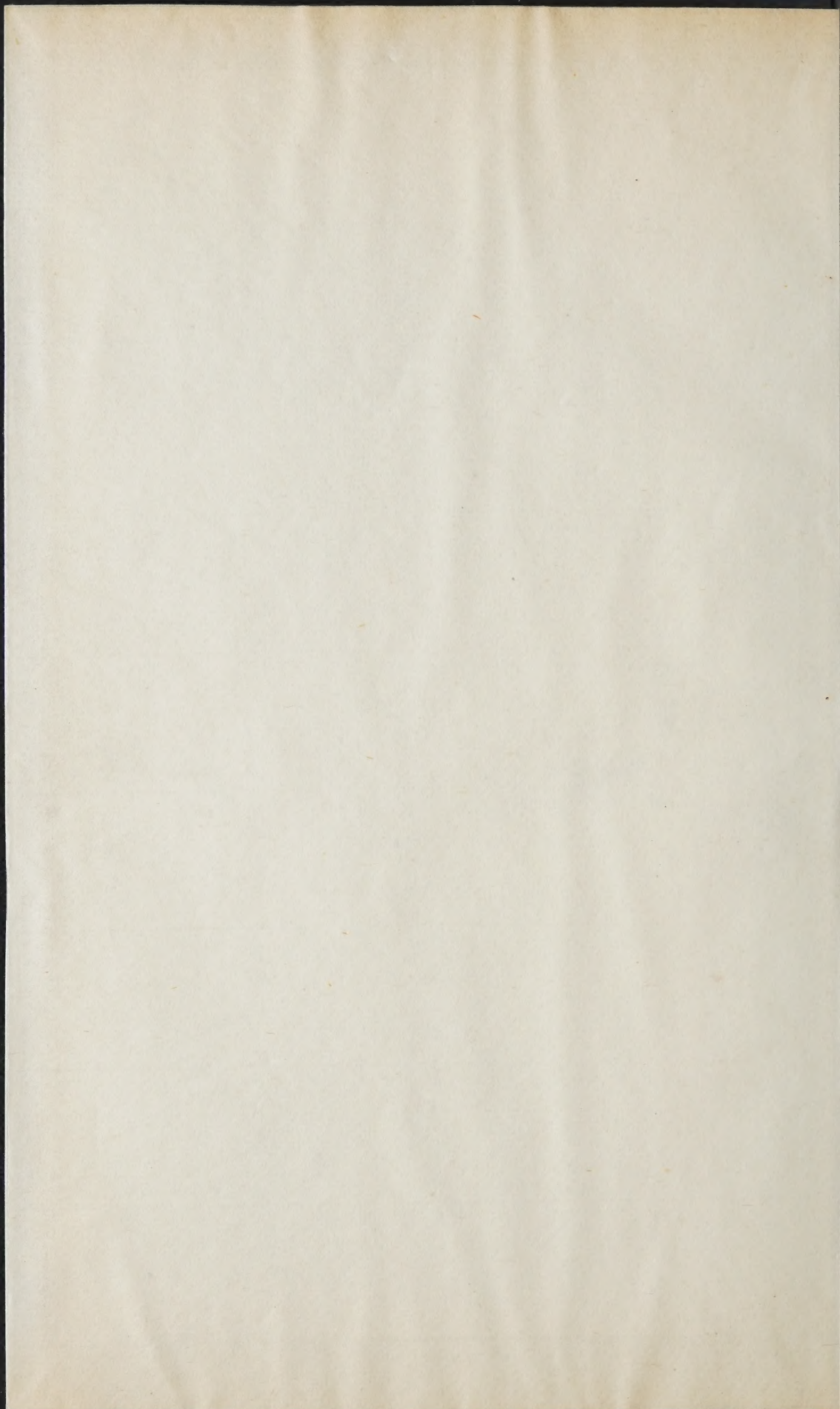
五十二

司馬德操。括囊不談議。有以人物問者。初不辨  
其高下。每輒言佳。其婦諫曰。人質疑於君。一  
言佳。豈咨君之意乎。荅曰。如君言亦復佳。

世說新語

當言而言。千發爲少。不當言而言。一言爲多。  
若德操庶幾慎言人也。







惟二公特著名世事。然不自說。孰一合。亦  
來也。

五十二

司馬德操。括囊不談。議有以人物問者。初不經  
其高下。每輒言佳。其婦問曰。人賢。疑於君一言  
言佳。豈不君之意乎。答曰。如君言亦復佳。  
當言而言。不發爲少。不當言而言。一言爲多。  
若德操。庶幾慎言人也。



